

和睦社会是否只能独尊单语？

周鎔晨

去年年尾，SMRT 在南北线和东西线列车加入了地铁站华文名的播报而引起了一些搭客的不满。也有网民在线上热烈地辩论这次的事件。他们指出，只用英语和华语播报站名对马来和印度族同胞不公平。又有些网民堪称这是 SMRT 特别照顾从中国来的新移民而作出的举动。更有些表示新加坡人都听得懂英语播报，没必要将站名翻译成华语。SMRT 在负面的回馈下突然停止了华语播报。据了解，华语播报原本只是实验，但这次公众的不满令 SMRT 不得不提早停止实验。

风波平息了之后，地铁列车上回复了以往的单语站名播报，仿佛风波根本没发生过。然而，这次的事件值得让我们探讨、追究：在公共服务上加入官方语言之一的播报，怎么会引起那么不愉快的情绪？我们一向标榜的“和睦社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异族之间的包容与尊敬难道只能体现在追求同一个身份认同和只允许所谓的“共通语”（英语）作为唯一的公共服务语言吗？在牺牲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以追求“大同”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同时遗弃了不讲英语的新加坡人？

从一方面来看，不同种族之间放弃或低调处理本族的语言与文化，强调各族间的共同点，以期促进种族和谐，其实也无可厚非。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为了建立一个共同的身份而放弃自己种族的文化和语言则确实让人感叹。若“讲英语的新加坡人”正如网上舆论所说，已经成为大部分新加坡人所认同的身份，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国人要如何在建立这个身份认同的当儿，还保留各自的母语文化，将是个愈加棘手的问题。今日全球化的时代讲究的是经济繁荣，看重金钱与物质上的需求。我们一直被灌输的观念是，国人想在国际舞台立足展翅，便得努力学习英语，吸收西方文化，但与此同时，也有一大批人因而忽略并丧失了自己的母语。新加坡这些年也努力培养双文化精英，但效果如恒河沙数。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数的新加坡人真正精通双语，并能游刃于双文化之中。而一些网民口中“一语强”的“典范”新加坡人，其精通的单语事实上可能是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但许多人却经常忘记这一点。我们在语言上的竞争力是否真的因为独尊一种“国际语”而变得更强了吗？

其实，SBS Transit（新捷运）的东北线列车从 2003 年开幕以来都以双语（英语和华语）播报站名，过去 9 年都不曾遭到乘客的投诉，而同样的处理手法出现在 SMRT 列车上却遭到严厉的投诉，真让人匪夷所思。针对这些投诉，SMRT 澄清说，不播报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站名的原因是因为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站名的翻译和英语的站名很接近。言下之意，多此一举。其实这样的解释是说不过去的，许多站名的华文翻译跟英文站名的差异也不大，如“马西岭”（Marsiling）和“友诺士”（Eunos）只不过是英文站名的华语音译。我本身认为如果要翻译，不如就以四大语言的翻译或音译播报站名。单语（英语）的播报不能表现我国多元种族的独特之处。我们毕竟是亚洲国家，没必要表现得像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一样，在公共服务一概使用英语。

再者，社会上其实也还有许多不讲英语，或英语程度较低的土生土长新加坡人，比如人口比例逐渐上升的乐龄人士。他们因语言障碍而在地铁站内举步难行的困境是不宜忽视的。有些年长者就因为地铁列车上只有英语播报而选择停止搭乘地铁。若只为坚持理念（即新加坡人就应该讲我们的共通工作语——英语）而言之凿凿要 SMRT 改回单语播报，似乎是削足适履的行为，同时

也难免有只为强势乘客着想之嫌。可惜的是，这起事件中单语人一如以往在言论上占了优势，相反的，不谙英语者则受到了无形的压抑，变成了无声抗议的一群人。

SMRT 在媒体上曾表示，加入华语播报是为了服务本地的华人，可惜许多人却一厢情愿地把这个举动指为服务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以同样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地铁只以英语播报，那是崇洋媚外的殖民心态呢？这两种说法都显得牵强、不合理，也对社会和谐与族群尊重毫无建树。近年来本地人对新移民的不满越来越普遍。不幸的是，事件又刚好发生在 SMRT 中国巴士司机罢工的非常时期，一些乘客因此找到宣泄情绪的出口，但与此同时也扰乱了视听！SMRT 过后“循众要求”撤掉华语播报更是瞎子摸象看不清局势的做法。

还记得 90 年代地铁转换站的四语播报吗？当年在念小学的我对这个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甚至能将四语播报倒背如流，虽然不懂马来文和淡米尔文。当年，我国还未出现对外国移民反感的现象，以四大语言播报地铁转换站被视为理所当然，没有议论，更没有不满或不公平的投诉。可见 90 年代的和睦社会和今日所谓的“和睦社会”已出现非常大的差距。其实地铁公司可以考虑做的是，加入播报转换站的讯息，并且必须以四大语言播报。不懂英语的乘客（包括大量的旅客）在乘搭地铁时最需要的是转换站的讯息：比如应该转哪条线的列车、在哪个月台转车等，单靠翻译站名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20 年前的新加坡比起今日的新加坡似乎多了一份亲切感。可能是因为人们刻意地让社会迅速的发展，也可能是一种自然的进化。我希望 20 年后的今日，在崭新的跨岛线和裕廊区域线列车上听到的还是四大语言的播报，更希望走在街上听到的不纯粹是英语，而是掺杂着各母语，特别属于新加坡的新加坡式语言。

(作者是政策研究所研究助理)